



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、學者。
著有《北鳶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
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▼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奠基於傳統
許培鴻攝

白先勇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，《一個人的「文藝復興」》，自稱這四個字是他一生的關鍵詞。究其淵源，是他認識到了中國文化在近一兩個世紀的衰落。「我們好像在世界上的發言權都沒有了，我想這是我們這個民族每個人內心的隱痛。」而文藝復興之路在哪裏？

「五四」時期，我們曾經從西方文化裏找靈感，然而其途也艱。「一種文化，沒有根是不行了。」白先生最終回到了我們自己的傳統中，在傳統的根基上創新。確實也這樣做了。自一九八二年，他投身於對中國六百年歷史的老劇種的推廣，以「崑曲義工」為己任，一做就是三十多年。

►《玉簪記》重現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經典的生旦搭檔，俞玖林（左）和沈豐英再度攜手 許培鴻攝



一生四夢，唯在牡丹

再作追溯，白先生第一次接觸崑曲是在一九四六年，在上海美琪大劇院。梅蘭芳戰後第一次公開演出，與俞振聲合演《遊園驚夢》。其中有一段「皂羅袍」，繞樑三日，揮之不去。可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一九八七年，白先勇歸遊南京，在「蘭苑」劇場，觀摩名角張繼青的拿手戲《三夢》。白先生回憶，「台上，張繼青『用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滿台的花花草草』。」「在台下，我早已聽得魂飛天外，不知道想到哪裏去了。」

或許這一切，皆為二〇〇三年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奠定前緣。一齣九小時的經典大戲，台上台下，皆為年輕面龐。三個晚上，讓一眾從未欣賞過崑曲的大學生如痴如醉。二〇〇六年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赴美國巡演。美國媒體評價說：「這是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梅蘭芳赴美演出之後，中國戲曲界對美國知識界產生最大影響的演出。」

古老戲曲 再現風華

說起筆者個人有關《牡丹亭》的回憶，深刻的大約有兩次。二〇〇二年，白先生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邀訪港，協同蘇州崑劇院來我的母校香港大學作崑曲講座與示範演出。陸佑堂人頭湧湧，全為看一折別開生面的《驚夢》。此次演出，後被白先生稱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誕生的淵源。演出飾演柳夢梅與杜麗娘的演員，也即是後來在青春初版中擔綱的俞玖林和沈豐英。至今保留着與二位的後台合影。他們當時都是極年輕，看罷演出後，卻令人心生敬意。所謂風神俊逸，古典的神采間，有種沉着與神態流轉間抑止不住的放達與隨性。那是在作科與格律之外的。也因此，真理解了杜麗娘的心相，「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」，竟是如此可觀可觸。此後的十數年，看過若干《牡丹亭》的版本，總會回溯那一次的驚鴻有聲。或許便是只如初見的魅力。另一次，是我返歸南京鄉里，拜訪著名崑曲表演藝術家柯軍龔隱蓄夫婦。師姐習學崑曲經年，席間獻唱並向龔老師求教。龔老師親身指點並當場示範，又正是《驚夢》一折。雖是清唱，甫一開口，氣韻流轉間，竟是令人忘卻當下凡俗的如醉如夢。所謂繞樑三日，大約由那一瞬的點染神采為起始。也便理解了所謂青春芳華，厚積薄發。只一瓢飲，便令人有微醺之意。一位叫湯顯祖的戲劇家，在四百年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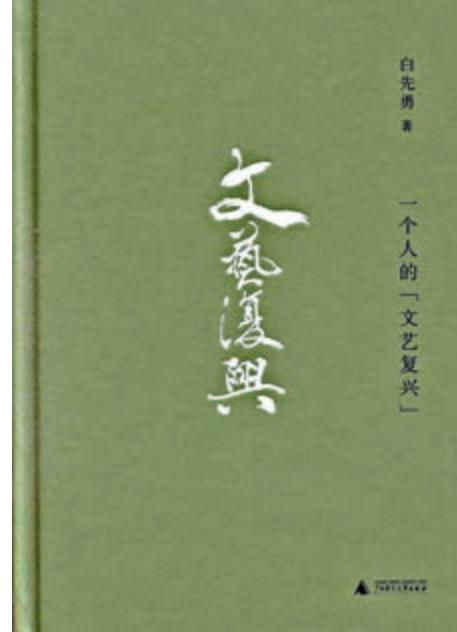


▲中華書局出版「中華經典名劇」系列之《牡丹亭》，二〇一六年



▲牡丹亭還魂記二卷（明）湯顯祖撰明萬曆刻本

網絡圖片



▲白先勇著《一個人的「文藝復興」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九年

寫下「臨川四夢」。而其自稱「一生四夢，得意處唯在牡丹」。此劇成於萬曆二十六年，時湯氏棄官歸里。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載「《牡丹亭》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西廂減價。」那麼聲名卓著的《牡丹亭》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故事？

南安太守杜寶之女杜麗娘，青春少艾，冶麗多情。但其在父母嚴格家教束縛下，青春窒息。一日，春至遊園，睡夢中與書生柳夢梅相會歡好，情慾萌動。醒後為情思所擾，後竟傷春而逝。三年後，柳夢梅赴考，經南安，借宿杜麗娘歸葬處。其拾得杜麗娘自畫像，愛慕不已。杜麗娘陰

靈自畫中出，與柳生幽媾。柳夢梅知情後掘墓開棺，杜麗娘復生，結為夫婦。但杜寶卻以盜棺罪名囚禁柳生，並強迫麗娘與之離異。後夢梅得中狀元，兩人終得團圓。

即使以當下之眼界，這故事穿越生死，仍可謂奇情迭轉。而湯顯祖在《題詞》中有云：「如麗娘者，乃可謂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」方生方死，向死而生，皆為一個「情」字。此亦為我們認識《牡丹亭》的題眼。

因情成夢 因夢成戲

湯氏之「至情」說，其成形絕非偶然。湯顯祖生活的明中葉，王朝江河日下。在思想上，具有民主性的市民階層抬頭，個人意識凸顯，砥礪禮法秩序。其中尤以衝擊程朱理學的思潮為盛。人們逐步形成新的觀念，將「人」從神聖的倫理規範與枯燥的理學桎梏中掙脫，置身鮮活的現實生活中，體味世俗人情和感性慾望的合理意義。從而肯定追求俗世生活，獨立個體和自由個性。理學崩潰，王學興起。王陽明反對程朱繁縝儀節和束縛人性的教條，其引導了繼魏晉以來，中國思想菁英對人的感性欲求的大規模思考。這些思想被泰州學派繼承及發展，王良的「百姓日用即道」，何心隱的「育慾」等，無不是對人

自然欲求的重視。而湯顯祖在青少年時期師從羅汝芳（王艮門生），在思想上受到泰州學派的深遠影響。陳繼儒《牡丹亭題詞》，張新建相國嘗語湯臨川云：「以君之辯才，握麈而登舉比，何詎出濂、洛、關、閩下？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，將無為『青青子衿』所笑？」臨川曰：「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，而人不解也。師講性，某講情。」湯顯祖公然以情抗理，提出「世總為情，情生詩歌，而行於神，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，不出乎是。」由此可見，《牡丹亭》很大程度上為明中葉啟蒙美學思潮的產物。在各種思想紛爭中，湯顯祖博採眾長，擇善而從。其甚為感佩的李贊與達觀禪師，以「童心」和禪宗反程朱，亦為湯氏思想觀與戲劇觀的形成，提供了重要背書。他在《寄達觀》一信中云：

「情有者理必無，理有者情必無，真一刀兩斷語，使我奉教以來，神氣頓王（旺）！」可謂氣勢如虹，壁壘分明。

湯顯祖為杜麗娘賦予「一生愛好是天然」的性情，可說其心志自喻。在此之前，他的文學作品，女性執著於愛情不乏其例，然個人意識之覺醒，卻至《牡丹亭》的這位主人公方顯氣象。我們回到令白先勇念念不忘的那段「皂羅袍」。

【皂羅袍】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！恁般景致，我老爺和奶奶再不起。（合）朝靄暮捲，雲霞翠軒；

雨絲風片，煙波畫船——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！

這一段文字的絢爛之美下，深藏壓抑不住的強烈生命律動。「原來」二字十分重要，可見其「不甘」之情躍然紙上。「遊園」之舉，對杜麗娘來說事出偶然，是侍女春香發現所致。在此之前，其囿於深閨，為嚴格家教所管束。官宦之家，「嬌養他掌上明珠，出落的人中美玉。」「西蜀名儒，南安太守」杜寶家規謹嚴，時查問女兒日常。杜母答「常向花蔭課女工」，春香不慎透露小姐「繡了打懸（眠）」的慵倦。太守繼而教訓，提醒杜母對女兒行止防微杜漸。甚而「怪她裙釵上，花鳥繡雙雙」，生怕惹動情思，並延師管教。《閨塾》一章，可見杜麗娘與塾師之間的觀念碰撞。陳最良是一介腐儒，「自幼習學，十二歲進學」卻「觀場十五次」，鄉試次次落選。「燈窗苦吟，寒酸散呑。科場苦禁，蹉跎直恁。」他為杜麗娘解講《詩經》，着眼「后妃之德」，「有風有化，宜家宜室」的說教倫理，麗娘卻「自會」於《關雎》「為詩章，講動情腸」。「關了的雎鳩，尚有河洲之興，可以人不如鳥乎！」這自然是「靠天六十來歲，從不曉得傷個春」的師父所不理解的。由此在遊園之後，其將春色移情於自身。「天呵，春色惱人，信有之乎！常觀詩詞樂府，古之女子，因春感情，遇秋成恨，誠不謬矣。吾今年已二八，未逢折桂之夫；忽慕春情，怎得蟾宮之客？」即此，其在花神保護之下，與柳夢梅雲雨，則是水到渠成。湯顯祖省卻了諸多繁文縟節，如表白、試探，而大膽直達情慾本質，可謂是對生命本體最到位的刻畫。這也為其後的出生入死、死而復生奠定了基礎。因情愛的虛空與痛苦，深感「這般花花草草無人戀，生生死死隨人願，酸酸楚楚無人怨」，杜麗娘一病而不起。照見自己病容，自嘆「哎也，俺往日艷冶輕盈，奈何一瘦至此！若不趁此時自行描畫，流在人間，一旦無常，誰知西蜀杜麗娘有如此之美貌乎！」此時，杜麗娘的覺醒與自嗟落定為對現實對抗的高潮。一憐三嘆，惋然中，隱約可聞鏗鏘之音，令人動容。

文中小題為編者加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